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星堂集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懐星堂集卷十

明 祝允明 撰

論議

性論

今昔之説性者棼然角起而未肎以物證之而明也人與物也高下縣殊其必有受斯謂之性謂之性斯必有恒乃同也今夫物之性柔剛熱寒生殺平毒受於是則恒於是故稼必生虎必殺豈惟生爾燔草石至爲粉塵

覺鴆之翮一染于醴䍐之不可睹而尋仞之夫一內諸咽以生以死此時上帝不之違焉然則性不恒乎哉羲炎軒嚳伊姚姒姬迫之死使惡必弗從癸辛道之生令善亦弗能不從者稼不殺人也不能者鴆弗活人也此一而已矣其必然者也奈何談者之弗校于是彼有類乎是者嘗以犬異牛牛異人云之矣是未究之語也犬牛人之性則異爾其有恒一也烏可以其異也而𢊍乎有恒者邪然則謂有恒者謂皆惡與皆善與不然也有

善者也有惡者也有善惡并者也善者則甚少羲姬是也惡者亦甚少癸辛是也并者一而其劑分彼此侵互為品極繁由千萬至於無算也古今之賢良中人以至細人是也天地之道二陰陽而已矣陽善也陰惡也陽善亦有惡也陰惡亦有善也如令獨陽而亡陰則亡生矣亡陰則亡生然則生矣復安得獨善而亡惡乎由其甚少者有恒甚繁者亦有恒故鳳寡鴆亦寡而雞雀彌今古亡變也彼將達其辯故必曰惡者氣爾夫理非

氣不之舍必舍于是合焉而始生生而性始見性非見而有有于合之際矣非鳳其胎而鴆其卵也必寘性于偏善而曰惡者氣然則必曰鴆性本善其殺物氣也斯可矣生生之屬又奚必有性字哉吾非有黨仇乎軻告卿雄愈翺頤熹諸子之間循吾見而章之亦俟萬年下有定之者然亦非臆議也由孔子曰性近而已自孔子至於今皆推為至聖語必師疑必質而獨不是其言性不亦怪乎審是則孔子亦不得為至聖矣嗚呼吾獨知

從孔子也

為邦論

所謂聖人者謂其能蘊天之理察天命焉耳命吾以君則君之命吾以臣則臣之不命則師之非不曰後有聖也吾無事乎作理之當作者吾斯丁之吾敢無傳乎今夫上古聖人之為君也因天下之心持天下之理為之倡焉而已匪惟其君之聖其民亦鮮小人也故道之而曰隨示之而曰知不必有所決擇改移也浸降而醨聖

使民由而不使知乃時徙其故以會于理至於累變而愈異甚有矯而翻之者焉既益久而不勝其變聖人亦不勝其矯矣而萬世之來方滔滔焉乃鑒于昔而豫于來曰時云爾矣略云爾矣冕與樂云爾矣矯于時會于理如斯而已矣匪誕也匪僭也天命舜禹湯武而君不命予而師不命可耳不能棄予蘊也棄命者違天棄蘊亦違天不命亦命也如使嫌不命而違之予其奚敢是孔子之心也敬慎之至也然而如是孔子謂羲炎黃唐

不足為與聖聖盡天孔亦舉其成法乎言之云羲炎黄唐不足於湯武得乎哉嗟乎邦有常為之無常無常者所以拯敝也拯而還之其常而已矣故曰為者唯四其常由時以羣類方而推之可知由軨以羣類方而推之可知由冕與樂以羣類方而推之可知也已曰子淵之問燭乎前而稽厥契與不知而諏度與曰稽焉而已矣曰今獨守之為之事畢矣乎曰請更求顏舀為以問孔舀為以語也

治亂論

有治者有維治者有亂治者有還治者有亂者有捍亂者有治亂者無絕治者無絕亂者治不可絕也亂亦不可絕也凡人有治亂焉凡天有治亂焉人之為治亂人習識之天治亂柰何天人之始咸無治無亂生為治死為亂安為治擾為亂脥完為治悴傷為亂氣化自為之為之而非謀為之猶無為爾無為而然也故物有適與戚而無愛憎此後久且人者擅而弗天乃為之用謀非

自然已而天之自然終弗遷是以無為歸於天人無以無為為已孔子云舜無為亦哀世之意邪夫人之始天為之時有戚與適而無愛憎久且甚愛憎起焉有愛憎而無願與尤更久而滋甚願尤勃而作遂至於后譬遂至於戴殺崇甲之守藩不能持之矣兹焉謂獨下民之辜歟夫人之治者為穀膳相甘絲枲相燠批壯相契慈孝相親禮樂相順夫焉不愛願亂者反之焉不憎尤至於國天下皆然然而始治也人為之續而亂人為之在

治而維之先亂捍之在亂治之既治還之皆人為之治者聖哲才賢亂者不肖姦宄盜賊校然已至乎天則未知其有治亂也知之而未知治之職乎人也以天之大尊愛顧焉而不敢憎尤亦以其公仁故聖教稱大德曰生而俾不怨然而人物安焉而不知治其亂之職乎人人之力至而救還之萬分一猶若自然矣力而無救還若堯之於水湯之於旱亦末如之何矣玆所謂亂不可絕治亦不可絕者也然而弗可任而無力者焉今夫鏡

之以日月或曀霿焉潤之以雨露或亢烈焉暢之以風氣或飈飂焉舉而偶反之無不有治亂者治者若常亂乃至於踣陷焦焚摧劔以至瘨虐萬形令枯困迸越痛毒磔裂死滅不可以忍語嗚呼割矣哉可不謂天之亂而能免下民之咨怨懟尤者與於是有膏薪漿翣屏障之救是不謂夫天能治亂於自然而不能治其亂人能治亂又能治其亂又能治天之亂矣夫夫由天之治謂之大德以不能治亂為無厚旹不與於天唯公若仁其

本性無庸以私譆於乎人不治亂交責之天不治奈何亦置之也耶為孔氏之學獨當不怨天而務民義會仍歲四方飢星在壬午以缺二字癸未以風是為天亂申之春夏亦屢風激論以爾凡言人之治亂之術者衆矣

古今論

談者類判古今為岐途吾恒患之大校君子多是古而非今細人多狃今而病古吾以為悉繆也君子之是古非誠是其實也是其聲也彼若禮而儐相尸祝升降盤

還樂而咸池承雲縣簴干戚冠而收冔毋追衣而袀袨逢掖紳佩器而豆籩鉶瓚俎几車旌布席納屨豈不美與然而細人末之安也非末可安也古之為禮樂器服者不徒爾矣其為視聽步趨御用者不同今矣其中先有是也由是投之而適舉之而宜也葢賢愚之情畧近聖者制之而賢者由愚者隨稍從其間舉而先之耳後之人中無是也其為賢者亦非必果有是也其知及之遂苟云古是而今非漫然欲以皦皦之身而行渾渾之

典是獵其聲而已矣若夫細人之狃令亦非誠狃其聲也狃其實也其於諸具亦曰投之而適舉之而宜第見其外之便於中也吾是以知爲古今之辯者亦執其實而校之耳聖之成者莫踰孔子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孔子亦狃今之徒與非合汙也非逃告也其心也天運其動也天行至當而已矣芒芒宇宙積今成古古今非兩世也彼曰無古則曷以成今子亦曰無今曷以爲古也前既作之後乃述焉非必今之

藉乎古也或曰若是則何貴于聖人者乎哉曰人盡克聖克之而弗為斯後人之不肖也𠒋曰弗能弗為之罪也鴻荒邈矣唐虞之雍雍殷周之烈烈至矣歴禩二千而乾坤倒懸非我皇祖之更造也而尚有斯世耶唐虞殷周之盛君而生斯戹也其亦若是否乎哉我知其一契也然則謂今之弗逮古者然乎哉方孔子時則以結繩為上古羲黄為後世矣又以視今日何如哉由是則人之不足為世也久矣老列莊周之徒皆然也及至漢

氏以來累降而累病予嘗統究千古儀制風俗大率三皇之前一時也三五一時也三代一時也周末一時也秦一時也漢一時也六代一時也唐一時也宋一時也元一時也吾明一時也閏窮肇章猶三五也而豈徒哉然而有作于上下未齊也故予病乎其爲辯於古今非無辯也徒辯其聲非其實也而豈徒哉嗚呼非激也激而有以爲之者益存乎其中矣推天地之道跡元聖之訓原羣黎之情察陋儒之識爲古今論

國年論

語為國者知在師三五根道德張禮樂而審政刑矣又知得是者永命失是者趣祚矣或從而察之有爽焉夏之道不降于殷殷之德非岁于周而其世每趣焉陶虞以禪則自以天地之道公于萬世其祚命恒在宇宙非所謂趣者其後劉氏李氏趙氏率四三百禩他則不然蓋三氏者弗能純得乎是而猶弗昝之此其效也然其去文命之道亦闊矣何其年且庶幾乎如是哉按稽之

弗能無貳者吾求其故觀其國不可識覰於人乃得之
矣今夫人之年以百二十為大紀而克爾者萬一其視
為恒度上者九十而已耳八十而已耳亞者七十六十
而已耳今由賢以迨愚凡其間心行智術生養以有其
躬者貴富賤貧佚勞通窮萬萬殊矣究而至于死帥底
于是無縣相違矣則國之脩促亦何縣去之有何也苟
有克于腸無必盡粱虀苟有裹于軀無必盡蠶毳亦勉
勉乎終厥人矣苟有發乎此無必極神化苟有被乎彼

無必極康又亦勉勉乎終厥國矣唯去轂稷而鴆葛棄仁禮而戈鋌乃以賈滅亦無爽焉然則為國者無以年敗道無以道疑年不盡物而人況加於備養不極理而國況進於純道純道之效至矣哉或曰純道者奈何曰師三五根道德張禮樂而審政刑是也

後國年論

或曰審若子言國之祚以德符之則周之德其可七百也斷可識矣又何以卜為而后始曉乎曰卜史之吻吾

不知也雖然即有是者亦奚兆於德之爲符也與夫其必以卜者豈不曰年存諸未至非人知所察而惟天察之乎夫天則察乎其年之未至者矣亦能察乎其德之未至者乎不能察乎其德之未至者矣亦能察乎其立于今者乎以其立于今者而察其來是奚必蒼蒼者能之乎今使問曰文王奚如哉皆曰仁也秦政奚如哉曰不肖也文王二世可乎曰不可也秦政八百可乎曰不可也若是者能語之豎子能之無伺乎祝史也而況於

君子乎而況於天乎天之於物也實良者傒莩樹薄者
槇蹶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羿以松栢而自然後
凋羿之菌槿而不能私延天能羿之不能察之邪周史
之卜天之咎之弗容自眯也七百之歷非不可溢而八
涸而六也大校若是而已故更過之其為斯數者史人
候測推步有其術矣蟻徙而澤雞號而曙不足異矣於
乎持斯説以質千古弗遷矣辟國者亦奚為而不師文
王乎

戲論

天地貞觀日月貞明有物有則性習不齊聖王脩道囿民內于大𡕯咳笑有度教束刑截無恥弗格以為患何以戲為哉夫游息時舍弛張互用諧隱發懽博奕舒氣賢哲不廢方冊有之子曰割雞焉用牛刀古之戲也嗚呼周旋折矩舞蹈象德逐為冠猴綬狗緣撞手步以禮樂為戲肉刑五等俑教止辟逐為椓烙刳斮以刑罰為戲播種十一粒民養后乃逐稅榷椎剥以稼穡為戲理

財禁非命令役使乃遂漁賄殘慘以官政為戲學古有獲誦詩授政乃分經爭傳偽道賈宦以學術為戲褒政紀事顯道擒華乃繆辯誇辭妄製遂科以文章為戲配祖嗣育乃奔淫蒸報以夫婦為戲傳賢禪授乃九錫勸進以君臣為戲降衷繼善秉彛好德遂悖心欺天盜聖罔衆以心性為戲篡之郊弒之類類祭奪而諂侈而封封禪莫不攀歷數陳膺順膺天順人叙五運顯肆讕詞對越百靈以天地為戲葢本柢心性臨冒天地以有我嗚呼至夫

以心性天地而戲聖人有作能如之何矣哉甚哉人亡畏如此如此大夫士稱為賢才莫不以周孔我師天地我性性理我學皇王我政擘劈白眼麾睨天地天生烝民嬰兒乎用姧文生殺之為樵蘇然為夫婦之别令天窮孀嫠凍餓死君臣以義令良淳民征輸役徭犇蹝以死咸為屠劉嬰兒羊豕等類大畧主務譎欺以相為君以戲臣臣以戲君父戲子子戲父夫戲婦婦戲夫族屬友朋鄰閭爾我交遂逐用此戲天下日走息戲中其行

莫不用此戲其言莫不謂聖哲令賢其執彌貞其事彌
戲繇有聖人教而來日走息戲中獨醒者黜慼羣酗曰
其是同舟弗瘖其歸也各趣戲無已時乃移戲以爭爭
以反反以亂天地不見所以救飭人人不知死所其所
云教之咎邪其戲之罪乎哉噫其終矣乎謂吾言必云
妄輕之其必以謂戲嗚呼其誠矣乎

心氣體交養論

夫軒葢載塗金錢積櫝禮樂充庭勲勞被物緗素列架

豪楮飛案英俊驩趨士女愛戴鐏罍雜遝聲容璀璨田

兆蕃麗烟霞出入莫不名響海岳敬咸卑尊如是則志

意敷暢精神采發而四支澤腴是心氣體之得養果在

於外物然而聖人之徒以謂不然故有浮雲之麾執鞭

之棄至如朝冠不彈銅山無迹鸞刀不更賔館生塵故

舊寂寥吟諷靡寄有謨必債所投輒戾於是則悰況牢

落神襟忽悅偃息蕉萃心氣體之不得其養也外物之

之也而聖復不然故有顔巷之樂原室之泰是故衆人

以物養氣體氣體美而心從之聖哲用道養心心安而氣體從之雖愚有欣戚而賢聖長熈然而肌血所嗜必在佚美有骸之所同特徇道不殆耳其在道獨爲肌血吾無言之如道可佚而佚之也心氣體亦有間焉養心氣體猶未曰麤之乎食色聲味衾裳室堂舟車之類也精之乎卷籍誦覽章句歌吟筆墨灑染圖繪拊玩偕得而具享三者養之完矣若是者咸假外物須資金錢事事而求之營營而萃之得而享則心獲矣而氣體未免

於煩勞乎或得甲而缺乙昨有而今無苟不必慕於全不追于昔快乎此且慊於彼喜其存抑傷恱乎亡則心少不足而免於勞煩氣體則泰紓然則得其全三者備而道無害不可尚已於其間或得失不齊與必求且嗟三者必欲全弗乏之而終弗克無寧任之與力為氣體以損心無寧息氣體心亦未嘗不可舒也余性極任時昨有養三者頗皆得一二比來為人移假洎攘竊去物甚多始多恱惡將復求完之暇坐漫想得此因寫出之期

以自從焉

心氣體交發論

得前說後便又得想三者皆養勝完矣若得心失氣體可以發積中以及外博聞見長知觧愉精神得氣體且置心亦足以發寧外以至中寘樞機忘物膠放天游二者固交發爾

燒書論

客入祝子書室譽曰富哉先師之淑萬世者其具夫既

而曰痛夫嬴政之賊聖典也不然尚博厚矣夫祝子曰
聖訓在淑身不淑口吾見淑口也衆而身之鮮吾不能
一乎感實懼倍焉雖然安得政更生以終惠我容驚曰
怪哉曷為宥其賊而又恵諸祝子曰政不善燔玉石俱
炎然而嬴氏博士之司不與也幸蒙頼漢家君臣灰復
燃簡復漆今士身厥一辭不遷必去小人徒于君子者
若克浸廣以臻厥全可賢可聖而奚其少獨敗吾淑者
林林爾吾力綿弗能祛思得吕氏之子之手而假之曰

將燒者何祝子指數十篋曰可燒也客試閲之所謂相地風水衔者所謂隂陽消擇𦵏鄙者所謂花木水石園榭禽蟲器皿飲食諸譜録題詠不急之物者所謂寓言志傳人物以文為戲之効尤蒐瑣者所謂古今人之詩話者所謂杜甫詩評注過譽者所謂細人鄙夫銘誌别號之文富子室廬名扁記詠為册者所謂詩法文法評詩論文識見卑下僻繆黨同自是者所謂坊市妄人纂集古今文字識很目暗畧無權度可笑者所謂濫惡詩

文妄肆編刻者所謂浙東戲文亂道不堪汙視者所謂
假托神仙脩養諸門下岁行怪者所謂談經訂史之膚
碎所證不過唐宋之人所由不過舉業之書者所謂山
經地志之荒誕塵游宦歷之夸張者所謂相形祿命課
卜諸伎之荒亂者所謂前人小說資力已微更為剽竊
潤飾苟成一編以獵一時浮聲者所謂纂言之凡瑣者
所謂類書之複陋者所謂僧語道術之茫昧者所謂揚
人善而過實專市已私毀人短而非真公拂人性者間

祝子曰斯何惡而去之祝子不應又問予亦以科第之録場屋之業若贅疣然何不及之曰試録者國家用才之階彰勸之具是王章也非書也科舉之作士藉以應求令工之斧斤也抑亦非文矣不足去又問所將去若是將不有甚於茲者乎胡弗之覩曰下此者吾弗有之矣丹竈之方盜鄰也房中之猥者淫誨也房中非邪妄黄帝内素言之史志具之第今傳非故策悉讖妄耳妖讖之文吾耳目無接也吾安得有之而安得去之客出語人曰祝子悍哉乃將是羸政

而欲用之抑猶惡其聲徒曰以侔我將不復思假吾手以為政秉炬也乎

學壞於宋論

祝子曰凡學術盡變于宋變輒壞之經業自漢儒訖于唐或師弟子授受或朋友講習或閉戶窮討敷布演繹難疑訂譌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廢之或用為已說或稍援它人皆當時黨類吾不如果無先人一義一理乎亦可謂厚誣之甚矣其謀深而力悍能令學者盡棄祖宗

隨其步趨迄數百年不寤不疑而愈固我太祖皇帝洞燭千古令學者治經用古注疏參以後說而士不從也嗚呼試一閱兩漢魏晉六代隋唐遵聖之學其義措理致度數章程為何等精密弘博宋人之勞不見何處及之況並之又況以為過之乎此非空言可强辯解也

管夷吾小論

管生感知以信志竭能而樹績仲尼隨事予奪就問抑揚並達而不相廢也故九合一匡無關於小器三歸塞

呫咠傷於仁功然則違溝瀆之諒已駢邑之怨何莫非
聖與哉經濟之秘槩存于籍子與時自以王畧獨任故
過奪管生以一其言爾

燕昭王小論

夫壘榭懸貲期四方士燕后之意良勤或曰未知道之
不爾夫所求乎士以能廉巳然後裕人重巳然後重人
俾慕金而至無廉廉與重失本尋末烏貴乎士又何賴焉
余求之昭亦知之矣四海一后諸侯不方天王之命於

是傍求蔀藪凡襟背王畧誰不奮迅為龍之雲虎之風時乃七域瓜裂勲名富爵之士選君而趨父母之國不知求之則東厥轅西厥轡憧憧道途苟不設禮于此嗚志於彼乃將命价甫匐爾之匹敵之國以寘搜之與若謂士必君就而起嗟乎莘渭隆中乃尚矣宣父東西南北衞可仕即仕之亦奚必淇之弊先箠于鄒室而後出邪彼哉富有四海金被女寺而士罔覿則何如哉郭生之馬踰辯矣他日罔聞焉要隗非國器弗足以塞燕之

招故余姑置叱曰昭王君賢

嵇叔夜七不堪論

超哉嵇子之斯譚也鄙夫愕其迂達才畧其散誰得其心乎七端悉情體所常欲凡有形無不然奚高之云乎聖賢訓人尚勤而戒逸記曰君子弗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七端皆儳焉者矣曷為貴耶君臣之義何可以此易彼夫委質立朝夙夜匪懈亦有所立焉將啟巳以沃君俾主道遒邦乂焉爾股肱之業獨在乎勞其骨支煩其

氣志而已乎彼其抱關晳郵用趨軼不寐為職事者其具爾也曽謂叔夜斯人之徒與叔夜料即仕不股肱我我弗獲為啟沃道乂而獨以軒英之姿羣諸關郵尹不亦污棄天命囚龍鳳與梟鵄伍乎假使彊位揆輔而道不行相爵而胥績亦非余之心也不然叔夜欲頽惰慢放若是者將誠愚細人禽獸蟲魍矣乎或云康自貴若斯而迺終血碪鑕其何貴之有嗟夫忍情徇世顛失道職也者其無死乎哉殺而弗辱者嵇生甘哉之願也嗚

呼嵇子智夫有道者心在千載之上惟祝子今知之矣

懐星堂集卷十

懐星堂集卷十一

明　祝允明　撰

論議

讀宋史王安石論

王安石與神宗用虐政殺天下人銍艾國脈臠割烝民三數十年令子孫失守汴京亡國之半遂以終姓人盡知自六賊秦檜賈似道而誅之安石首惡渠魁特與末減吾不知人之心天之理何故亡也彼哉昧夫錄其苦

節之詐文學之細將遂蔽其元惡歟噫亦其凶燄死而猶祟此繆夫也夫言偽而辯行僻而堅何如少正卯孔子誅少正卯不誅安石乎安石幸免誅其身名曷不為誅誅少正卯士不謂非不非誅少正卯不非不誅安石是何据裁也哉安石殺人與衛鞅等其文學豈及衛鞅衛鞅不以才贖罪寧獨得以文贖安石以才減安石由以刃徵有刻文又假之曰斯周發之大白魯之孟勞謂可妄持殺人無戾也今大酖者必內諸醴或雜諸肴安

石以文學殺物是醴肴而酖酖殺物已猶曰雖殺吾猶愛其旨酒嘉饌且徵其惡聲非心風人歟噫何顛冥不靈也如是誅六賊不誅安石誅徽欽不誅神宗何無度數也

載論

或云安石非志殺人期為聖臣以君為聖君世聖治也神宗亦將從之為聖君皆行之而戾焉爾夫行之而戾則不可已然而何以畢行之安石意獨欲名為皐夔稷禼傅說神宗獨欲為堯舜高宗而已矣遑卹乎殺人亂

國也與哉然而神宗初望以蜀主唐宗望安石諸葛亮魏徵信能改過遷善為二君二臣斯嘉已安石一自墮神宗一墮于安石終底于惡歸神宗為愚安石為不肖哀夫可勝誅乎哉

論潘生為孝事

邦大夫士有為詩歌文辭美潘澄天錫氏言天錫事母篤孝天錫多子而孤弟妹三未家室母命子孫家室必以序母沒長子儒既三十七始為之娶又假黃

冠法令脩薦以告毋靈久雨是時而霽又有鶴降焉以為皆孝徵也復有邀予為言之余遅回久焉夫三十而娶禮也過不及皆不合制然而無必泥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舜不告而娶孔氏之訓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當是時長者適可嫁娶爾假弟妹更幼復越旬紀纔可畢事則儒也殆知命猶鰥鰥設遂以不後此之不孝視彼疇重輕邪或云亦適以其可嫁娶耳儻時誠更過之則澄不為之矣審然其孝又非篤

誠也已孝豈視時勢為行止之物歟黄冠之事異教非典法鶴下或偶會或有以術致凡數端殆皆莫可訓曰然則宜無以譽而毀歟曰亦以義權之焉凡天錫之為曷為乎為孝而已茍一以遵毋令為孝則迂曲以徇之求必不置此一命於空荒之地幸有子五則無慮於緩娶而不後異教雖未可憑亦藉以暴衷若必告然至賜鶴之來任之而已如是固無戕於義而歸于孝今之反是以徇已遺親者紛如不子濇得

乎余言如是焉爾

趙孟頫論

惜其才者謂箕子陳範於革姓也夫胥餘抱聖道非聖誰其畀之不畀周則茲道萬世絕也孟頫非茲道已惜其世者謂三恪之類也夫（缺四字）居賓席守先祧彼此之公也孟頫臣伏而已孟頫才藝多為吾儕師不可為君臣之義耳

楊維楨論

楨於吾國初應稱一才矣其爲容婦詩不恭也匪曰不恭亦太愚矣赫曦曜晨瞽於宵者雖躄必作良師發藥痾於昔者雖殆且嘗吾向失足垂死得踐聖人之庭亦大幸矣將遂厥私執小德欲欺大道得乎哉彼自附於故國餘老爲貞嫗者云嘻見金夫不有躬淫陪臺耳誰能汝容高皇貸厥誅亦伺其醜自永詒於代矣

孔子廟堂續議

孔子廟堂歷代禮文大率不相遼闊至於本朝崇隆尤

至其中或應調酌以趣大中宋學士濂王忠文公褘咸有說焉今日儀章出入宋王議未及者間有豪末蒙朴竊自疑焉因私妄條著云曩者憲宗皇帝推重道之志加祀享禮樂同於天子此其越度古昔哲王遠矣愚竊以為凡為祀享所以報功功有隆卑而其身之品級不可易報者底於其身之極尊焉止矣孔子之功侔配天地然其位惟臣而已夫臣功雖並天地未聞人君事以天地禮也孔子之報極諸臣道可矣非欲殺之無其地

焉且孔子之功正人倫也君臣之分可遷則人倫不正孔子又奚功哉今使孔子偃然受天子禮樂孔子安乎愚竊慮其不安假令安焉則必不歎季孫之僭佾三子之歌雍也先朝褒贈窮於王爵王本非臣爵後世以冠五等則王固臣之莫加者耳孔子雖聖臣爵或受越此則非人類所敢聞矣異時儒臣累請增加帝號天子明聖竟格其議此則天地之至公也今第格其爵而還用其禮樂是令孔子明以臣子冒行君上事也百官居服

等第稍僭猶無逃於國家憲令矧孔子曾不如今百官之知禮乎故愚謂三數年來之祭孔子訃應朝服旁立而無敢當矣夫父子人倫始也今顔子曾子子思並坐堂上無繇點也伯魚悉列廡下此不幾於裔夷邪昔者之論嘗謂孔廟之祀出于朝廷乃王者事禮因道統而起通為天下後世施報不暇計私倫焉矯之者謂道統不過明倫王事不可偏廢故又有別室祀叔梁紇以顔曾子思三父配者此其說雖佳然究之為未明順愚竊以

為直應引三子以歸厥考之下何不可也又孟子之傳
固得其真要其私淑徒也曷若權其體勢儕之冉閔數
子間乎又華戎之辨有類主奴如前元是奴據主位也
今許衡以宋遺才吳澄以宋進士皆從祀則凡故主臣
妾率其屬以事僭據之陪臺者可受法施於人之報也
擯出二子其疑又安在哉又禮樂之用不可偏廢今禮
之節文甚已精密樂之聲容恐未至當愚竊謂宜特令
學子顓刻習樂閒暇無缺考校之頃兼用升降務俾禮

備樂和無可間然如恵未獲師承難猝舉作或令諸生
遴寄太常習其聲容必求合乎古雅通熟者歸授其黨
而首通者科目收焉則亦不患其不工也又近時郡縣
或有上援朝廷祀典用黄冠為樂舞生比又不然學者
學夫禮樂也素昔所誦孔子之文何文學道何道顧報
祀之頃委之人乎借曰未易習則曷為不習乃忍北面
而立以觀異類之舉措邪黄冠者今之所謂異端雖未
知孔子視為何如要為吾黨昌言排之者矣揚雄曰在

戎狄則進之倚門牆則麾之寧有暇時則極力以排有用則暫假而不麾者令使孔子以明道黜邪受報而更令異道稱邪之人為報具哉此又末節愈不通者也嗟夫聖人之道中正而已有生蒙被教澤孰罔報忱顧翻有病焉則未免更為罪乎故愚恐久而有建白者輒申諸鄙陋詞旨迫局將幸以來薦紳先生之教焉

貢舉私議

傳曰非天子不議禮儀制典程作于祖宗率由是貴故

小宜損益不敢易談然愚以為三重之柄在上芻蕘之獻在下今萬幾沿革羣工言之聖人裁焉益不敢議者臣道無成而不能不言者效忠之常範也竊見貢舉一事有應稍為更定以合時措而分在下士未敢昌言輒復私列一二覬異時或有以備草茆之陳焉

議曰貢舉昉乎周漢考試興於隋唐隋唐假考試之法應貢舉之目姓名不識其孰何性行未察其淑慝僥倖於一朝筆墨之下以為終身隆甲之第斯已術之淺矣

然其間猶可稱者葢貢舉以質考試以文質者必極夫德行之核文者必盡夫詞華之美茍充其實乃稱其名故漢唐之士有行足以範世文足以師來者焉緜選之各極其科程也當時之文以詩賦論策咸有旨焉自宋代有道統性理之學而世主居宿其說於士爰有疑義之制本朝因之初試以口義七篇闈其創體出於劉學士三吾其意不過以筆墨代口講之義不使面陳故借詞稍令類文章成首尾云爾本非古今文章家有此式

也三試皆因言以審心詳外以測中本之初塲求其性理之原以論觀其才華誥誥表判觀其詞令策問觀其政術咸善焉則為臣也道立才通而令脩政舉矣否則反之理難明而繫重故求之最多以驗其力政匪一塗故求之亞於理性辭令異施故隨地求其一才最易見故特取一以克知焉其權衡非不精后先非無序然談理最深細故雖或減焉不妨吾所求也今之司校者惟重首考而畧於後選是國初定制之旨已有重輕今復

加偏焉益重其重輕其輕也故愚以為三試取舍宜均其力為便夫聖賢之言渾涵易直學者宜寬意以玩之無不明達雖所見或殊觀其意可獲其大歸自先儒詁釋已不能無異今必欲同歸一道或執宋人一詞兩字以為主意翻亂經文以徇傳家或自出詭見雕鑿聖文迺窒通途暗求符已凡斯有違必見黜落故愚以為求之宜大勿拘一律為便經詞弘深理趣賾奥或涉㝠思類移晷刻紛紜之場苟欲精覈又望周完日晷有涯資

賦非齊無邪一語足蔽全經若旨數疊徒衍餘興何必務圖盈數秪費紙聿哉今或過千篇數未登終場如制減作輒至不謄或不給燭俾研覈之功委之無用强記之輩多遂登升故愚以為如制減場不闗去取為便孔氏所述實惟六籍樂經既亡三禮固在後世傳業儀周二禮固同戴記為一科本朝獨取戴記而廢二禮葢以戴記文多論説可以作題敷論而二禮文多敘詳制度可為詞者寡也然因事明理他經所同直述制度又且

何害故愚以為三禮宜復為便五經之外孝經論語同出孔門與五經者均也自宋以來始有四書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議然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終是子部儒家之一編耳古人多有刪駁國初亦嘗欲廢罷故愚以為宜以學庸還之禮家論語并引孝經同升以為一經孟子秪散諸論場為便諸經箋解傳釋今古浩穰然自昔註疏一定似有要歸本朝恩製大全書俾學者遵守亦未嘗禁使勿觀古

註疏諸家也今習之既久至或有不知人間有所謂註疏者愚恐愈久而古昔傳經家之旨益至泯滅故以為宜令學者兼習註疏而宋儒之後為說附和者不必專主為便減場之法以五篇為則愚謂既欲其精不須務廣或以五篇為全場而其餘隨力所及但不得省於三篇必理精詞達雖寡亦取為便論場之考求之甚博至如性理道學乃其中一事初場既得其說於此勢宜簡畧或摘一語或捜一人使旁推曲喻亹亹無已似無弘

益於學故愚以為論題宜簡於性理道學而多論政術人才等事為便詔誥表判或上以令下或下以告上正有官之切用不可忽易故愚以為詔誥表内宜增科二道判語須求用事精博詞文華縟為便詩賦之說固非所急先進論駁既繁不必廣辯但愚謂人之性情惟言可測而因言識情詩賦尤易故古人之用詩賦以求性情也今或稍用一二以驗其性情正邪心術寬猛亦可也至如設策問答正為從事之需政事之方何有限極

五篇所具初不為多以此求才宜無遯實令或分問不急之務碎細之談與記古人陳腐之片詞衆知之一行以暗中摸索為貴則曷若商確今日安上治下施為之切務哉故愚以為策場所試專以政術為便大抵貢舉之設欲得才而用之也致用之道向已養之學校令求之矣今日之求乃以用為急而欲知其體故先以理性道德經籍之說察之耳於是而一得其實則凡後場諸作悉是為政之事貢舉之本意也故宜執守此意則求

之之道自不失其權宜矣今人往往謂科目爲進身之階梯意以致用之術自有所在此特借以入其地云爾愚謂祖宗定立國之典巨細周到用人者萬政之本貢舉者用人之基豈苟焉爲暫借之具而已其必有不易之故矣及静觀今日之從政者類多建偉傑之業而其設施措置類不豫著于學校文具之間場屋敷陳之内功名之出文章不與焉其進身也在此其立身也在彼此所以有似於借用之器也然則何以是爲哉此愚深

求其故所以謂主求其用而先察其體乃貢舉立制之本意至於久而奉行者稍失其宜如前所云則今日目科目為階梯之由也或者稍以其用為急求之重輕微形應者趨向立變斯則通明俊偉之才益可前卜於深潛興起之際矣荒魯妄見似戾大通將就正於有道焉爾

奴書訂

觚瓮士有奴書之論亦自昔興吾獨不解此藝家一道

庸詎繆執至是人間事理至處有二乎哉為圓不從規擬方不按矩得乎自猶歸精既據妙地少自翔異可也必也革其故而新是圖將不故之并亡而第新也與故嘗謂自卯金當塗底于典午音容少殊神骨一也沿晉游唐守而勿失令人但見永與勻圓率更勁瘠郎邪雄沈誠懸彊毅與會稽分鑣而不察其為祖宗本貌自榮如也帖問固存邇後皆然未暇遑計趙室四子莆田恒守惟肖襄陽不違典刑眉豫二豪豁羈蹋鞠顧盼自得觀者

昧其所宗予瞻骨榦平原股肱北海被服大令以成完軀魯直自云得長沙三昧諸師無常而具在安得謂果非陪臣門舍耶而後人泥習耳聆未嘗神訪無怪執其言而失其吉也遂使今士舉爲秘談走也狂簡良不合契且即膚近爲君謀之繪日月者必規圓而烜麗方而黝之可乎啜必穀舍穀而草曰穀者奴餐可乎學爲賢人必法淵賜睎聖者必師孔違洙泗之衷曲而曰爲孔顔者奴賢奴聖者也可乎

斥仙

余答問仙者恒不盡其辭因激直以待扣大歸欲得有無宜為不一言以蔽之矣有而不可為也揚子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非不能不為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釋氏曰寂滅為樂形滅性不滅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皆無以不死為善由義炎至于孔顏為聖賢在孔氏書者無一人脩仙如其言黄帝冲舉不知果否史故言帝崩冢且在非謂決必無即信仙帝道已盡身

為聖人乃仙亦何害至所稱廣成之流其為人賢不肖不在世吏吾安得知之由孔子後為者悉不聞其素高識士或言仙若嵇阮郭璞輩知不免世禍託云爾後多放之不誠為其它君臣士庶人誠為之悉愚不肖也雖有良士且為之是知中之愚賢中之不肖也道二君子小人仙所為何有於天典民理益於身家國天下何一心為君子之心何一事為君子之事是故天下誠不肖之事二燒金者大盜也罪溢于蹠仙者賊也謂盜賊者

無獨人世盜賊天地之盜賊也又其事萬敗而一就就者雖千萬歳猶莽操懿温劭劉廣楊雖帝王而盜賊也即所謂鍾呂等在坐雲表笑九土亦糞土而已矣糞土且益世其敗者即卓泚祿山缺一字巢等愚中復愚不肖中更不肖窮惡竭禍乞為獸蟲不可得萬悔不及夫何慼之有

說吏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求止於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

不民之爭者而后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策問二首

問刑書之制勾攝公事專於里甲本邑雖微而訟牒繁滋民習頑固承捕者接踵被逮者堅匿雖較督嚴密而沈滯自如玆欲別委他役則法制有礙而井閭之騷擾更甚專責里甲則頑梗得計而無辜之笞撻不休況里

甲之設有限而文牒之出無窮將若何而可邪諸君子幸明敎之

問盜賊之端論者多矣聖人以爲上有欲餘子率謂始於貧窮故曰輕徭薄賦乃爲弭之之本言信美矣然令積久之盜其初果皆以窘迫歟招安之命屢下許其自新則其出也可以陳情請命寛恤休養而爲良民矣何以招之則視一時之勢而苟免少縱則不悛而重犯歟然則其端亦不繫於貧偪而不欲不竊亦不可以槩論

歟將必絕之竟如何而當也

論高憲副義田事

高公作義田縉紳先生言其美甚至允明觀公自述所以堅持其心而調酌事宜必欲達其志而後止信其義之大矣抑重有感者夫含氣之屬必抱仁義而後曰人然而遂之者亦必四德之互成焉今有寘鄙悍戾之徒不識爲善之可樂頑然不仁者此則烝民中萬分一人體而禽性宣父之所謂下愚若是者無必論其有平居

之言知義之美然往往事至而識歧勢及而應昧撫機坐失不知悔悟者視彼若愈而要歸無成此乏智之故也亦無必論若乃知其為義矣而不勝吝嗇之奪惜錢刀之糞土捐理義之珍寶知而不能行是信之未至也又何計耶至有識鑒明決於是數者皆不足以累之慨然思措諸事業而乃局於時之無制病乎古之不可反財莫充量效難博濟遂付之一慨而已斯亦異乎其彼矣傳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然則無擬議裁制之術

以底乎是乏禮之故耳嗚呼循是四者則天下之事以義舉者恒鮮而天爇靡敦凉俗寡救復何怪乎若夫君子之於事也義以為質矣於是衆德夾持以必要於成仁本之智燭之禮制之信果之弗患於闇機弗懼於私奪弗慊於囹術時格莫之違古意莫之失不以贏縮沮不以廣狹嫌一日奮樹而心獲焉志行焉道立焉澤流焉則高公之兹績是也嘻是寧特義云哉五常具周才德交懋完然為當世法君子之道集厥大成也已

約菴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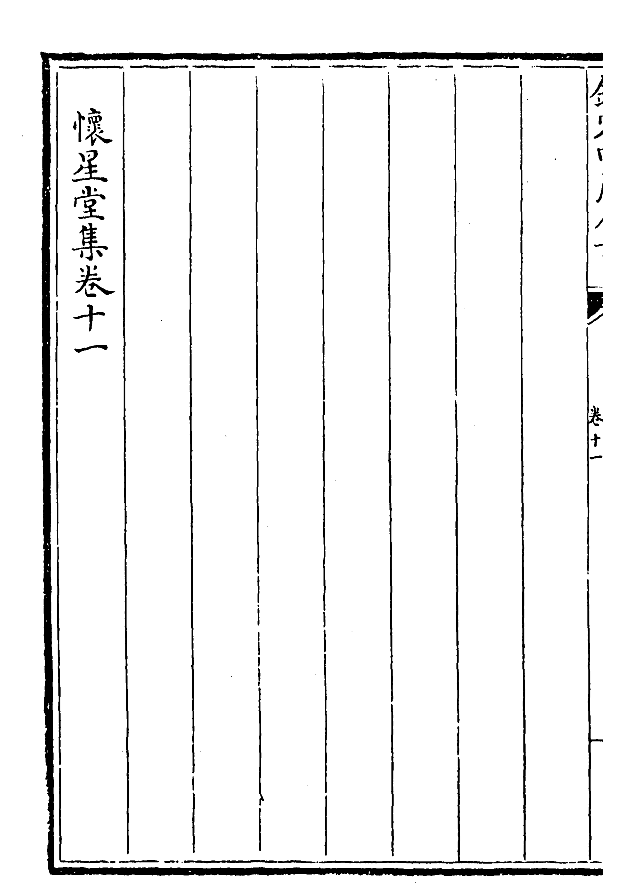
或謂允明曰周公之稱約菴也自其家食時令位中丞矣業望益極崇廣而稱不遷其以請于薦紳先生之言者得之卷策矗如也子數年未之復乃將何以加之允明曰隱顯一致素履往也久而不遷恒德固也愚言固莫之尚不知羣公之意何指姑以鄙意推言之夫為約者將獨斂束其所猷為令勿放侈焉而已乎約道蓋大矣大大畧約其言者約華以質約煩以簡約躁妄以誠

默約其行者約汰而謹約浮而沈約肆而敬約泛而容大畧約欲以遵理約氣以從志約人而歸諸天此士之約也守之為君子進之為賢聖通隱顯而然至于約輔粜之道以為臣約子惠之道以為吏則公卿大夫之約也約者無弗貴豈惟人哉物約亦然水約則不魚其人火約則不焚玉虎狼約則不日啗于市天地亦然風雨約而物育雷霆約而發有時日月約而不踰歷紀暑寒約而不過極以殪人其在于昔孔顏以枕肱簞食約于

蔵公儀晏子司馬公以拔葵布被等約于位至于土階菲飲堯禹以之約于王而況於士乎然而約虛位也用之存乎擇有弗善約者約其外若謹而中且侈約其言若吶而退且訐約其澤不霑衆而躬享其朕是則約之不可為也故曰存乎擇鄙夫之論葢若是是亦可為中丞答乎或者曰善余曰凡中丞令所謀者公卿聖賢之約也必將恒守之操孔顏之學肩司馬之德相我堯禹之后納于約道行而國家賴功名收斯稱愜矣會太史

徐君將還中秘因述其語以就正而并煩致之中丞公焉

乾隆御覽之寶



懷星堂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懐星堂集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懷星堂集卷十二

明 祝允明 撰

書牘

擬上天公書

臣聞天職生覆帝道玄遠故下民苦則嘑天儌幬育之仁極則籲帝冀斡旋之神帝豈樂違仁以損職沒神以斁道哉今兹歲行在亥春夏以來淫潦作眚殆半天下三辰失明四瀆汩亂淹山沒谷沈蕩城郡殺麥爛禾人

死萬萬感陽之期雷電晦滅陰浸沈溢有類秋冬愆燠寒之宜敗氣度之常甚可畏忌臣聞六物播其遊氣四令宣其子理雷電之動各有攸司帝惟統運元本消息自然而已然則令之水屬其帝意與抑羣工之失神理與臣愚謂世有隆降道無遷革咎徵之下豈應虛苟若某山某土方帝之造帝則潴之某民某物逆帝之命帝則溺之何以溥錫凶毗汎然亡擇邪臣又竊見如此一地平坦利往而忽蒙菑害或彼一土嶢岨隔衆而更自

宴寧埶者必寠仄之家存者定侈富之室然則帝意果安在乎雖蕩蕩惟大靡校錙銖而吉凶影響夫亦胡囍且下民之極救者至難且久上天之仁佑者極易而速以至易之變化易至難之民勞以至速之神道易至久之人力以一亭毒之功用觧四海之困窮繇人情以揆裁必見所從違矣雖不敢以此仰窺鴻造上溷玄機然而自我視聽感玆至誠則下土羣悰亦敢僭闢伏覬怠闔闢之樞答僥倖之望釋衆積之憾肇安輯之喜乾道

光茂坤輿寧止六合幸甚如是雲官雨伯干紀沴化亦乞天威革釐匡戒以歸中正臣冒犯清嚴罪當不宥伏乞照臨遂賜俞行

上閣老座主太原相公書

正德二年正月十日門生祝允明謹齋潔具書焚沐百拜獻于端揆恩門尊先生大人鈞墀下聖明踐阼昆命爰立天地交泰雲龍開運蒼生魚鳥望化咸若矧在門席末士從衆抃蹈之餘其能遂已而墨墨乎然言而亡

采不若弗言誾訔條布豪末愚忱期欲附達左右又恐
宻勿之地機務填委私牘浪語秖煩口目適以益譴是
故久之無所呈徹昨日郡侯呂見賜示鈞劄云云始知
先生之不遐遺始知小子之懈慢始知先生之猶畧其
罪而與其進也因是復取所條者稍為裁叙因風御誠
終上諸門吏允明竊謂宇宙之内理之與事咸有其至
者而各有所居居之者咸得而其功成其績興不然者
反之曷為理之至也聖賢之道也王佐之才也中正之

德也天人之學也曷為事之至也丞弼之位也霖楫之任也樞軸之權也登平之業也若是者皆具則居之咸得者也上而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次而蕭曹房杜韓范之徒是也其功成其績興千古一時也理得之事不得之則功無與成績無與興上而孔子次而孟軻王通之徒是也事得之理不得之則亦功無與成績無與興甚者更以僨古之具臣鄙夫是也是故理未始無其居居之有與事咸得不咸得耳咸得者自是天地間至難之

期所謂千古之一時如前所稽可知也而今其時矣先生其人矣自衆人觀於是者曰賢升而世泰位尊而道行大率若斯焉爾此固爾也自智者燭之則大有非易易者何皇天之萃是至理與事俾先生一人咸得之而當今日之時也意者有所倚託馮藉將以旋乾轉坤為我皇明翊無疆丕丕基俾伊周無專美者與天道淵穆草茆之類非所敢知而先生其格于是矣則門人小子亦從衆抃蹈而已引頸延佇日誦聖政之維新先生相

業之巍赫萬邦蒙賴而門牆竊光感戴欣幸自倍恒品何能既言乃若位禄之峻極體履之康祉是皆上天景命中具者不敢煩云以勞聽司也輕忽廑瀆無任悚息

若夫郡書之事輒亦附陳其故伏自先生行後衆以郡公考績期迫相趣入刻雖日隨刻隨校專責有人而要之人情散解又坐圖籍單寡日力拘局不免漫浪作事時以允明之不肖雖欲黽勉加力豪末以無負先生若郡公之採舉然而人格素卑不能自拔竟不得不避專

擅之嫌遷延引卻遂致卷帙外周而文字中漏體骼聯
整而精神或殊此則允明之罪而其間固亦有不敢盡
言者也初允明承委條件令專修者沿革守令科第諸
表官署宦蹟兵防倉場驛遞冢墓諸志以為書凡十有
八卷所參脩者城池風俗世家平亂又四卷於時允明
所受驅策稍已勉畢其事矣獨以先生王命赫臨入相
期促而書中諸條未有所屬者猶繁區區之愚誠以先
生之弘綱已舉而諸君之衆目未集下而宜勞者反逸

上而宜佚者更勞仰窺尊抱未免焦煩且我聖上以天下之大任渙命颺馳而先生猶不忍一事之中隳欲目矚其大勢已成而後行是以繫累若此小子私懐惡能自安乃思欲奮起自効少分先生之憂而周覽其間惟人物志之在范盧舊册者最為浩穰而且無嫌可避於是獨取而治之至於宿館舍繼膏燭至漏下四鼓日出而作如是者不及一旬而䌛周迨元之人物遂畢又九卷雖才識闇短因人成事意惟不敢負先生耳及後分

脩本朝人物就所分者得二十人皆文學之科袁華鄭
與輩人不過數十言只據原分本稍定一二字爾惟伎
藝諸科每項不過數人而各隨科分列古今隔越勢須
逐項先後畢舉而次第相銜始得篇章照應卷次停匀
乃掘吳先生未完本張本都本朱性甫本諸原草之舊
而次第修之迄于本朝以成卷次其孝友烈女原議作
表諸表都付允明此其分內物也後因更議此二項作
表有礙不可著筆乃改作傳固非允明之侵分也然固

易為媒誘而允明徑為之此則果於自信勇於效功而不能避嫌之一也又科第表所載凡諸無傳者悉在而以急遽有限之秋欲備登合郡百餘年縉紳之姓字履歷抑又初無文字據依秪藉耳目詢訪欲其一無舛脫寧可得乎此乃事勢使然而實愴訶所萃而允明又不量而為之又其果於自信勇於效功而不能避嫌之二也然其失正由愚騃而已固無足他虞也夫豈知事每出於意外竟坐二者而遂買求全之毀卒致徼勞不白

而嘖言潛訌時非不欲自暴其衷於郡公之前誠以無先生為之依歸縱言之無所證斷而折衷也故遂包垢抱憒一笑不辨以迄于今亦以事無久而不白爾兹者辱下教命特賜顧委於是信知大人君子果有燭微闡幽之神開誠布公之烈而不一物枉且棄也得命隨具事宜帖子申白郡公而事狀全非曩昔竟亦付之無可奈何一浩歎耳空荷期委終成孤負恨何可言聊陳大槩附復如此雖然固猶有所不敢盡言者也煩惱威昌

知苟萬罪至於寒賤傾歸亦復綴此喧聒自頊繆領鶚剡忝登龍門抽之於冥覽之中而擢之於堆積之下起之於垂廢之際而引之於更屬之初凡及門弟恩均在三而先生之於允明則倍萬焉葢膏澍毓物而膺壞之澤特豐宵月揚輝而迷塗之夫加賴允明之銜斯厖沛也豈特膺服肝鏤而已哉玆則煢獨轉深顛頓彌亟引覽前路邈未可知然而思極性開年加力定愚雖不敏敢負所天忽及幺膺不任戰灼允明伏惟霽宇收畧幸

甚幸甚允明惶懼惶懼死罪死罪允明不宣

上堂尊少宰四明先生書

年月日門生長洲祝允明謹齋祓詣門頓首再拜上書

恩師天官尊先生大人閤下允明竊惟天之賦物也各以類就而不能無純駁貴賤於其間必有精英傑特之氣凝之乎沈實之地發之乎顯赫之所使之卓拔雄立表儀當時於是駁且卑者得以援攀投附由末以赴本然後純且貴者以全其類而責塞此天之意也故聖如

周公孔子不能已於握哺啟發之勤非知夫士之果不若我而姑爲爾也知天之吾責者其意如此吾惟懼夫勤勤之未至以逆天也夫焉得自已繇二聖人以來天不乏賦若責膺是者亦往往能承之雖未至周孔其意可知已其在於今則先生其人乎自三數十年來海內之稱文獻冠領者必曰四明楊氏矣由先文懿公而下專明經之門樞儒林之場聯絡甲乙之科勳華著朝列膏馥被衿佩煌煌延延絫數十公天下之士耳震霆目

日月雲烝而川趨也今先生道真中腴學澤外滂歘歷
清貫簡切皇眷乃以天官宰衡之任兼司司成成賢之
典官人迪士總存而交委之所謂著者益著被者益被
士苟不聾瞽誰不歸也而小子之幸則逾其望也倍矣
小子東南之下材也夙受先訓缪班士列弱冠不自量
輒復操管舒𦙶學為詞章以此妄為大人君子所與進
然而質陋力譾志劣氣局竟不能勉闖高明之域而日
趨叢汚方媿慽自艾之餘分不能從薦紳先生之後屬

者歸學省執業堂館伏幸先生進而教之諄勤不已益於是而所謂踰望之倍者不一二數焉始隱伏茅蓽時仰先生之風如企古人以為此生得一識侍為不負願也乃今一旦而遂之則其幸也何如遂之幸矣而又獲立函丈隅末號為弟子以不失素心之依歸其幸也復何如依歸幸矣而又獲戚節懋愛之臨祓不以汎衆視之而特賜垂收曲挽之不已悃悃焉傳道受業解惑至于再至于三則其為幸豈不愈越恒品而莫之與京歟

夫莫京於其幸而思其報塞者闊焉漠焉恍不知其爲在此所以易幸以懼而不能已於陳說焉先生曰予之資也已良允明自察而見其蒙昏蹇連後於時彦當人一已百之間耳而胡以當先生之期乎此以懼易幸一也先生曰吾之知子也甚蚤時猶在少弱吾已歎爲鮮及矣允明自察而見其荒落鈍退踧踖如循回視昔日已自甚遠求及夫人益大難矣而矧曰敢先之乎此以懼易幸二也先生曰子爲大叅之孫武功之外孫而太

僕之甥養而成者厚矣久明自惟樸遬之質幸出附於
内外文獻之宗而其洿下不振愚不肖如此也愧天怍
人死不之塞而復何以哉此以懼易幸之三也先生曰
始吾在史館見所叙上武功遺事者賞之詢而知為子
筆謂武功之有孫也繼望子來以顯而屢失之後喜子
舉于鄉慶吾王先生之得人已復寂然每春試輒從榜
録覔子名而不得知其滯矣久明於是而知先生之愛
之篤至若是而將焉酬之此以懼易幸之四也先生曰

比歲之閒則或謂予崇飲夫過必勿憚改行必求副文名必欲協實年彌長則見彌定予必力勉之允明於是則有惶赧戰栗而不敢文也昔也少妄欲達志建業而不可得則孤犺凡懦之質不能自固或有託酣宴以陶神情者玆焉循轍檢迹其敢迷先師之丕訓違先生之仁敎明也敢不自厲此以懼易幸者五也先生曰天之美氣精英傑特者不徧賦間鍾於是而吾得之則其珍貴希鮮亦重矣必也思所以保惜自重如天之重之也

斯為不棄天命於乎先生之侗不肖至於如是此則不
肖以懼易幸之六而兢懲顧慮不能自已之尤者矣盤
題紳書敢隊夙夜嗟夫天之賦物有純駁貴賤而必以
類也久矣純貴者玉玉琢而文石從佩用成瓦礫者遠
矣純貴者楩梓楩梓立而儆材集巨室完榛棘者遠矣
先生儀璣衡柱明堂佛仔皇極小子固駁賤甚猶顚別
瓦礫辭榛棘遂厥狂簡其望至矣琇瑩杌楔脫可斤鑿
卒幸先生與進而終之允明惕息惕息死罪死罪

答人勸試甲科書

陳義埀省詞厚意豐戢佩良益凡國之章數彌高者榮彌大官之位守彌要者志彌達此衆情所識無須勸也且張弧之初期於破鵠豈待銜筈方擬發留惡有足闒棘場乃議進退斯不伺智者而后定也緣夫道以時遷事以勢異審而從違乃可稱智天下之務求在得之得在行之必然者也如使求之而無方得之而不易行則竟亦空耳何以徒勞為哉求甲科之方所業是也今僕

於是誠不能矣漫讀程文味若咀蠟拈筆試為手若操棘則安能與諸英角逐乎挾良貨而往者紛紜之場恒十失九況楛窳鈍手本無所持烏有得理斯亦不伺智者而后定也又況年往氣瘁支體易疲寒扆促晷安能任此劇勞哉飃几幕製尤恐弗協時格矧於苟且求畢寧能起觀勞而圖功何必强勉此所謂求之之無方也故求而弗得弗若弗求偕使以倖得之尤患行之不易足下教云得且未必遑及於行臨事而思循次而作固

不為晚曷其滯乎嘻人豈不自知古語云人各有能不能若是者非余所能正斯謂也又曰昔既累于今曷中沮苟希野逸胡不夙隱乎夫行已以義制義以時故一鴻而磐陸異一雉而舉集殊春苗夏救隨候而執又何拘乎又曰然則曷不遂行遯夫不仕無義度力而趨乘田委吏莫非王臣如曰徇放逸之曲懐獧高尚之浮譽豈吾心哉近世有既舉於鄉而不會試者語人曰始謂求賢而待若防竊故不復為闈者高之僕竊非焉夫場

屋之規何必親歷始知如必親之一場已識當不復入奚伺終試乎今既得而託辭焉是所謂掩耳盜鐘將居其實矯其聲以它規也是以一世眩而名利歸之既而以殊典起天官卒成憲授以舉人之秩而退此實銓衡之得朝廷之大公也僕可以效尤乎又曰臣之事君勞而不怨中外之勞亦略等耳舍此就彼將何居乎夫朝署之責隆忠効諫行則績弘而知不任不任者躓親民之政狹簿書錢穀則澤小而職易勉易勉者克識非大

昧寧不辭躓而趨克乎僕也上不敢如鬻熊次不能為嵇康下又不得如袁甫者乎哉嗟乎去就自有合宜之節難乎識尤難乎執能識而執存乎智者僕不敢以智居而求免於愚何不可乎庶幾醜一流於滔滔喋喋鳴於羣嚮幸循其分焉爾寧矯激邪誠感愛懋友道之隆然而斯言亦僕之誠也幸誠察而信之僕又豈敢以山巨源傷公之義也哉

衘遇

提督山西學校事按察貳使湖南曾公昔以御史按南
輔允明竊蒙教焉然其蒙之也葢曰公之道之行德禮
之被學術文華之敷達聞見之而得師焉譬猶睹日月
而顧光明觀山水而覩仁智風雨霜露發于天而物自
生成無必面命而已葢矣一旦斧節下臨逢茅允明惕
然出肅奉以入公接之以殊禮與之以温辭儆以高賢
大君子者爲待望焉於時邦人聳觀以爲公之異政而
祝允明也榮允明曰此不足爲公異允明不敢以榮也

有不勝其懼者焉夫自聖賢抑己下人式閭吐握尋常事耳後來人品鮮高道鮮風薄據長人之地者傲玩以自賢挫物以為能因謂此也異有如公焉脫畧名位周攬遐末鋪滄濱而縣宥坐采葑菲而擷芻蕘以是行之而自憮夫豈勉强以為之者與是故有不為武王無武王不式哲有不為周公無周公不延士不為公而已矣有公之道何有於斯乎舉所足而行之其道之一端焉耳奚其異然而允明則非此人也其奚以勝之不勝而

榮乃將撓而為辱故懼焉非不榮異遇繇懼以奪榮不敢居也或曰然則何以弭懼以塞遇也曰是不敢云報默厲而已矣青陽華辰萬彚以條蘭苏惟鈞使允明可禮則公得矣不可禮則允明失矣得恒在公故曰非異非榮而獨懼焉然則銜感陳誦則無容已方春之條其有喙巢者讙鳴而躍翔焉故言不可已也葢曰公之道武周之道也無所不至而獨一端乎允明之不肖且𫎇之而況其他乎世且泰公當大行若周公之相武王也

則予言可昌矣或者識而退已而公自畿郡守遷今位後益莫可量仲氏先生貳守吾郡允明復辱爲子孫無幾拔俞河南憲司政比行允明因敢録昔語獻之冀爲聞于公葢又曰公之道昔比之狹乃今之廣衆人之異乃公之常而允明之懼乃天下之榮若幸也

示續

自吾以上二世單傳汝若終鮮兄弟則三世矣同曾祖之族即麟之兒有二人麟既不肖二孺漂落遠外亦終

當收之此外無一人矣吾家以善積望鄉郡迨二百年仕顯相襲天之祐蔭過厚吾等僥倖踰分多矣獨惟枝葉單薄殊爲可慼吾既已老所望於汝倍於他情乃復彌甚將若之何此固自天意人不與力然子年至此際西屾高而羲輪下曷勝悃悃之懷也作好官建勳名固是門户大佳事要是次義只是不斷文書種子至要至重苟此業不墜則名行自立勢必然也大率今人處世唯應隨所賦質成就得一二可名於人便是不忝其祖

足為孝人善士要必實成無惡於志乃始是了葢立志固要高尤貴乎實不必過甚開口聖賢也每言及先公前後積累至於吾身却顧委擔息肩獨爾兢兢未始不心折氣沮吾壯强貧苦斥弛濩落使其時不幸死則一荒逸無成之鬼耳晚暮粗立門牆支柱世業素日所立文業成名聊以持之下見先人最是一缺一字作善之心直獻於皇穹后壤塞空神明吾能之也爾蔵年幸獵華膴偉業鉉聲皆可基致然切勿失祖宗以來傳家仁厚

本子及方冊行墨間也此予素衷因念嗣息遂言及此嗣息事吾既無不用情者至如禱祈弓韣以降思欲無不為之今尚未遑嘗研覩古人論議凡求昌後必以陰德為冠務方以此鐫切腸膈亦未得下手處不勝焦煩與爾天性之切瀝髓莫喻偶少暇肇此伺遇便且聊寫致之

答張天賦秀才書

汝德秀才足下寅簿范君來接手書即座上拆觀辭義

靄然僕恒嘆今時俗寖厤古風閴寞大夫士相臨以位當其時翕翕如鐵磁一分攜頃便邈若山河寧復望冐一勞手筆寫心以相浣也忽乃遭此慰悅何量然而足下之為此不以率規式苟為美觀僕總萃其㫖大端有五要以僕為可以益足下故至若是凡所以待我與所以言我足以益足下者誠太過太過雖竟莫之益又何可以無復故頗為細條足下諸端而更以平生所得一二繼之以極所望不負心契夫足下之㫖葢以僕為有

德為有學為能文為能教育為當進顯位嘻僕何所有而敢當是羣美夫德則多目矣自聖人全之賢人失得叅有覩古人蜚光來葉或以忠節孝睦若政術勲華循良剛鯁博厚介狷文藻高逸伎術等類不可枚數茍得一足以服人茍一無之則名亦一無之如僕者乃誠於德多好好而弗能得也高明沈潛猶弗能就其一況克而中乎中則全矣雖弗得實深切刻其心謂未有果無毛髮之善而猶人者故平生摩厲若自得銖分不敢以

謂人也獨惟弗能且已以為將口持之以進夫人或因而信之遂繇以成德我雖不肖令天地出一善事成一善人不既美且樂歟所以每事輒徵古今人可以長人者以類舉而諄勤焉足下所謂教育者亦殆此類耳然而其力幾何夫所謂古人成德建名乃不一塗豈於今而不然是故孝忠大節百行細目患不果為無患果而弗成患不果成無患成而弗名吾願足下之為善由是而益果也果而大就也凡在此日為善者尤以勤勇二

道為難更願足下之果益加策功在二者也勤校分陰勇先萬夫齊賢作聖誰怯誰沮吾料足下接此愚言應犁然首肯心協而頷頷矣乎世人為事類欲先立門戶幸足下務其實毋尸其名凡人好大指一而期之指一而譽之且咈尒不怡然從究之口百而身一者亦幾希矣其口最以所謂道學者為高然由僕論之最非美者道學也道學奚不美乎為之非誠其病不勝故為不美之冠斯習嶺粵特昌深喜足下慎思明辨之也德之可

為足下言者如此足下以僕為猶或當仕此中此特足下愛我獨欲之愚恐足下外無一人欲之也而況於僕而自欲之乎僕誠不善仕其故大帥不能克已不能徇人不能作偽不能忍心視時之仕者若神人然安能企及之哉幸足下尤勿以此相俟又況末所謂擢且重寄之云乎夫以是三者待我我皆末之承矣唯若所謂學與文者可為足下深言之因稍舉其梗槩引而就足下之所有所切者會融而陳焉足下之質頼矣才邁矣功

勤矣學厚矣文美矣頼乃求求勿苟於細邁乃往往勿岐於側勤乃投投勿虛於邇厚乃積積勿累於粗美乃善善勿機於凡學者士之食也質者學之田也才者學之稷也功者學之耒也文者學之饎也凡人之質千科百倫然而人之生斯世也古今一也其支骸口目膚髮無不同奚有於質而獨以後先異然至要其歸每從世而下矣何哉斯非質故也氣易滿盈惰悠日時誤其一也志念不卓徇世逐俗誤其二也碎尺璧以作充耳翦

匹錦而為履綦可勝惜乎惟才亦然古今之稟既同或同高而効不同等者其病猶質之自誤也縶駃騠於漕車犧風檣於磯杙如之何而達歟故足下之質如完璧匹錦才如駃騠風檣吾願足下有以成之達之毋碎琢寸翦縶而犧之為也至所以成與達之者其方并列諸後即學與功而一其事者也夫學成以勤疇其不知然而古之為勤何如哉葢將役分陰如窮年用寸跬若千里語其至者殆千萬於今士矣僕嘗聞鄰院童子僧旦

旦起誦其書無一朝廢或時見之問所記未幾已易一編稍久已數十其書視儒家言尤難成誦予因笑曰彼為此者上欲作佛下欲成為僧以自養一生爾令為士學者上欲為聖賢君子下欲不失作儒生取官禄爾即不為上為下且不與彼庸孺子欲為一僧者同力是斯童也勤於不勤之士也知成在於勤智於不智之士也知而克之勇於無勇之士也令士動輒非僧佛比一學力已弗若之矣則令之勤學者抑亦有若古之勤者乎

雖然葢有之吾未之見也古之為學者何也至於今葢亦多變矣其在於初將明理修身以成已用於時以立政安人建之為志行之為行施之為功業宣之為文章充充如也已而日以壞且浮大較以為人士以為人期其身世以為人期夫士繇是徵辟舉聘之制作于上徵辟舉聘之身起於下其道乃是而其實多非自夫子之日已病之矣逮乎缺二字以迄于兹寧獨為人而已乎其間不能以縷計波衝飈馳顛汩繆迷日不可支而壞焉

一壞於策對又壞於科舉終大壞於近時之科舉矣且科舉者豈所謂學耶如姑即以論其業從隋唐以至乎杪宋則極靡矣今觀晚宋所謂科舉之文者雖至為猥澆亦且獵涉繁厝腐綺偽珍級綴釦鏤眩曜滿眼以視近時亦不侔矣其不侔者愈益空歉至於蕉萃萎槁如不衣之男不飾之女甚若紙花土獸而更素之無復氣彩骨毛豈壯夫語哉而況古之文章本體哉而又況乎聖賢才慭為已之學之云哉今為士高則詭談性理妄

標道學以為拔類甲則絶意古學執夸舉業謂之本等就使自成語錄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試奪千魁竟亦何用嗚呼以是謂學誠所不解吾犯衆而非之然而非有知已有所為焉如足下之問焉則何必語乎是亦招尤之術也今為足下則盡之意以足下於此業已精詣其於時取不取非業之咎勿徒止乎是以為學萬分一慮足下以此質才與功學者專止乎此則是前所云誤用者之類也既語至是因即請道其方凡治經者先誦其

文且未思其義言言不遺矣乃取漢賢註傳而窮之次取漢後及唐賢疏義而窮之又次取宋賢所傳者而參窮之決擇自得於已斯一也已今士從幼便讀宋人之傳少長從舉業師一繫足後更無還期雍首泥目甘意睫下與聖門遥遥傳胄漢至于唐諸師永不識面悲夫請觀皇祖開科詔旨士治五經皆先以漢唐注疏參以宋傳不知今日何為而不從聖訓也或者槩諉以朝廷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為準的是矣又不知太宗亦

有詔旨必令禁斷古註疏否歟先後聖人然則果有異同是非耶故僕勸足下宜尋十三經註疏窮之當自有得乃自有謂非可一旦强喥喥云也若患嶺外無此篇籍幸力致之或他日仕達得之猶且加一𦊰力亦不至如前所云也此治經也其於史也先取春秋內外傳乃至史漢以降及宋元十九正史治之君紀臣傳以繫事者爾爾志以繫制度時變者爾爾得失分矣幾業彰矣勸戒辨矣於是他籍係史而今不恒綴之十九編者如

後漢幾家三國幾家之類求得而通治之他如通鑑之屬史通之屬少有簡輯議評之力者繼之野録霸書私史小説之徒又繼之斯可已今人自幼則以近人所類故事等迨爲舉業便事剿捷畢工於短簡狹策若所謂少微鑑史畧之類而歷世根本國書罔聞知倘逢一疑覔一微茫無可尋若固應尓吾又不知此何學也請足下取十九正史者治之漸以及他若上所列節本摘編一閲而去精評繆斷收擲剛察决擇自得要於有用大

畧與治經同也經史以外百家子類猶然也勤求決擇
自得致用與治經史同也毋曰台惟知漢董隋王唐韓
可尋也猶未歉也而餘不知也又毋曰台惟知周程張
朱可師也無可議也而餘不知也此非萬世之論也僕
斯云云者亦春秋知我罪我之旨非可一語為足下立
盡之足下倘從之自知之也凡治經史子極於問思辨
者皆學也至夫篤行之則為巳者得矣凡典冊不越經
史子集集亦學也或以為爲文爾集固獨文其間用有

與經史同焉又烏可以不博此與為文之説一道故遂言及之夫物必有則亦必有容有者則必定久而小有變移趨時其定者不可譏而更正應屢救以回舊貫文章者物之至精必有則必有容有則有定由時小變正應屢救以歸舊貫要知若縫人為衣舉綺紈布毳精練殊寛縮益損度制殊及其成衣一也奈何論文者徇今并反乎古要自宋後繆極於斯嗚呼豈有古今相承千載而下數口翻覆遷易乃欲為定辭耶今人幼小輙依

閭閻童兒師教以書市所賣號為古文者一踏舉業門即遂置度外矣又欲自進亦錮蔽於宋後陋談問文曰祖韓又曰韓柳歐蘇耳問詩曰宗杜又曰宋猶唐耳噫闇矣哉然而知韓杜等者貴矣知韓杜等未足擅衆而止吾者幾人焉知韓杜等未足擅衆而止吾者又貴矣知而自信以自遂又幾人焉斯其誤寧小小然嘗使平列今昔文家吾為第差之一決若陳箕無或凝塞如將聯及近來則吾不能矣每逖覽先英以逮後來便將狂

哭九京亦不知斯文何厄何振當即返正乎歸而還乎以為今是昨非一成而勿議之乎何為同人于野者寂寂也然此猶不可與羣語與足下而不語又不可故畧為云爾復不自已啟一要術為足下贈大都欲務為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餶語偎人腳汗不能自得得而不能透者心奴於耳目者也請吾汝德自以吾目累察而上之觀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唐無若觀六朝晉魏大致每如斯以上之以極乎六籍審能爾是心奴耳

目非耳目奴心爲文弗高者未之有也至乎元與本朝之文雖佳者亦無必多視其否者請與絶迹毋令厠我面側終日跨蹇駑不越數堠一乘飛黄便自千里安可忽諸足下以爲吾爲有學爲能文吾豈有學即能之哉能言之如此爾有一爲文捷徑語在别劄俟更寄大畧足下淵淳虛白大似黄叔度英秀朗察復如楊德祖誠具美之器超時之珍也僕所以欽愛而不能舍既已成而猶進進必大發而猶祝也夫古之學如彼其究如彼今之學如此其

究如此是何遼絶也成否而已矣成否何也勤惰而已矣勤趣好而已矣成也存乎勤勤也存乎好好也存乎識真不真真而以好則必勤焉勤則必成焉一黍之食一黍之力烏有絲毫事苟不勤得之又烏有都不勤極恐勤之不當勤不當最切誤事凡具上諸語吾以為吾汝徳語抵是耳㦯願汝徳省之為可用力之不可汝徳意置之承邑志之訂甚善比僕自校有三五誤處劄出改本付殷生脩刻亦未知停當否乙亥字誤亦已告之

令仍發諸誤處去煩足下更一取板觀如未改盡煩就
以此書示諭殷令即改定序文之作尤承厚雅請即速
為之以慰懸懸但書無前後序之說在後者只當書作
跋尾或只為序不用後字亦庶也僕久以家事未行不
幸殘臘添一丁數日而夭老懷方此作惡以足下至愛
漫及之此月廿八日前後決行矣高文蚤寄一觀然後
請遲自入書但刻工之費未辦倘可成刻千萬印寄一
本某頓首正月某日書發

與張天賦秀才書

僕出縣時猝猝不能叙别鄙懐已大不堪敬承遠餞郊

留連不舍此自足下高義然獨見此愚不能不愧缺二字

且感且歎重也方擬大傾倒於省邸然期前不遂後不

遂果何為然邪皆理之不宜有者釋氏謂缺陷世界誠

然然此歎何時而已也適遣人便漫致此訊豈能盡言

外縣志一冊附去板在殷處欲用可往問南征稟亦寄

去其間多不足觀只可與民望同之餘以忙不遑多及

答鄭河源敬道書

得侍儀誨僅三歲其間會晤數十苟愛慕德如自平生然使許時僅一二接顔面爲苟與慕固亦當如是如異執事者雖一日三接不能强合也如是者區區束素無假頰牙矣比承汗簡已畧答報亦必既辱洞亮之已而肺腸翻復敘日弗自休故復欲申敷焉而勢須以書大凡世人莫不有志志正邪慝良殊而皆自顧遂之其爲邪慝者無論即爲正而良其負性布行每恒難乎中庸

或務恢拓至軒馳跌蕩其究聖人謂之狂或顓斈斂至刻峭孤絕其究聖人謂之狷此皆自由其性知務從道而不得大中然必將務達焉以至於遂有若僕者狂乎猶乎每自揆量亦每自貳且笑焉夫中固不能凡臨事志未始不在開達當是時自信甚篤脫落防撿誠能等萬有於一吷乃遂敏厲於已酌而應乎人要之不逆吾道與反吾志其間小小移枉趨調亦無必校期爲之而猶爲成章云耳或不吾亮吾巽忍至乎八九焉而彼且

遂事焉終將并其志而遷之焉於是則蒙頑之姿必至於大校其事可捐者捐去不復望於同不可捐則以死期之不敢誣也由前之必為近乎狂後之捐與期近乎狷鄙夫之執葢若是寵辱福禍誠不能計然用是以賈禍特多焉夫今之世何世哉以是執也行乎族且難況仕乎州閭且難況數千里外華尾蠻頭之域乎哉然而以遲莫之景當百萃之役冒焉往為之烏有倐焉無故焉者抑雖得眚不驚焉何也由先識之矣然而必為之

者何也以為人生窮通升沈福與禍雖出乎人無不樞筦於天於命也已且若是者固宜失之細人而得之君子獨求不逆我道不反我志不羞我心不負我天故冐焉往為之如使君子且不容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即令使大戾賈禍如前云云即死無惕容夫何懼之有哉然自頊蹈危塗既蒙當世公卿貴賢大人煦溫而援上之齊暘之光甘露之潤喬柯之休實謂至知殊遭矣至於今之知與遭也猶然而恨夫不肖之不足能以順奉

之也奈何哉奈何哉獠獷之俗咸陽之鑑發其部羚羊之角摧其頑猶未革也載可導而牽之乎今日不肖固無事凡所以回吾道錮吾志淹涸塗炭者非上也非下也非天也非人也已也非已之它也不即去而已矣然其為不即去也正以去不洞朗更是逆道反志故爾有如昨歲事有累道若志者既告去數數矣其后事既散落無統乃徑還已此非謾讕為罔人也此謂脩志書事嗟乎鄭君今之世大人君子滿前吾豈敢以已誣人哉第古之

待士也因其材而篤焉其志在成物今之待士也律萬品而一之握吾之律示盡吾之心成否非所必也吾蒙知焉遭焉待而欲成之焉感慕而已矣曷其忘乎且夫人之材品不齊其亡乎此而獲乎彼也多不完故有為者不可律於一不可望於人從吾所獲而自成之若是者古之人皆爾矣又豈況於今乎某之於仕得不得未可知也於文章間不敢言得期厲力少少勉就則亦可知也今衆賢諸友繆見録取者亦以其所為言語可見

者采之耳然是物乃日常酬答賓友請覔今雖謂有數十百卷非某之至也愚者之少分頗得自至者未之呈著也今為執事呈之故夫探理德之真尋道器之秘極人世之務上引聖神中準時憲下愜烝人以可立與為者有子通五十五篇括而韻之者有大游賦一首索賾隱貫異同抽篋取實指掌向人窈邃纖忽必有物焉者有子徵（缺二字）篇衡鏞昔今直訂是非觸意而語隨手而述天人蟲草廣大碎瑣索之而每得者有子雜（缺二十字）

卷其它言理載事尚有數種類唯歷世良史二三大家其餘雖瑕纇不無要與近代晻澀局陋者大殊異最是趙宋之牒益甚膚鄙其一作者予奪取棄見缺二字大同其二畏守太過多筆寡削通數百卷之猥穰而首尾畫一究然公移其三成於宋亡之後勢固有知之而不敢盡符孔氏之道者此則尤切介介於愚衷大不自量而輒欲裁定之頃已造端中輟復久今若遂置刀筆長還丘林畢志史業斯文苟就亦不謂千年無知已也此外

英山秀水幽垌祕壑壺觴絲竹誰其奪之伏惟執事高朗傑立古人為徒才志德學皆非蹇踬者所望昨日同役于潮雖非共事大帥畧同此獨坐時然耳譬之玉石同炎蕭蘭並霜塵世常態何足挂言然執事簫雲之駕理豈有可枳者超然遐騁為知者吐氣毋為似鈍者尔能力為所為以諂人所望而更圣圣乎人不望者而勞力困瘁煩以自苦焉以為時犀嗤允明再拜

與朱憲副書

耄夫馮杖患人藉翳忽然失之顛踣委頓適以謗陋夙
類鐫輔自頃睽判闊然春秋明公翺翺翀舉切摩烟霄
賤迹淹伏蓬藋志閼行縶腸非木石能不動揺明發不
寐何復自已匪慕位勢道義遠而忉怛忉怛夫仕之達
志者立教尊於立政得士多於得民飽飫經訓推澤才
髦豔發英藻絢蒙山川登實甫田利富百壓倖矣西土
荷此祜福名禄赫來鼎鉉恭徯鄙且為今日上下慶倚
鄙戾契於時此日漸投衰晚以公昔相期屬者視今方

不驗矣然而迂固之念不自謂了方擬受一命於國銓二三秋後遂置名服放蹤礀阿為不材饕年之木焉耳成行計在秋日以高明惇容友道聊及之也惟是鉛槧之業不忘于懷爾日完得大游賦一首祝子通數卷此二者稍具平生之學其外小言數種紀事數編與寓成應時之作為集六十卷凡此悉不足為公言以所圖者必欲得公一辭叙論𡨚之書端規附以遠適在松江得喻侯指示有鯉雁之便舩下燒燭猝猝致此諸草盡在

家舍未能隨往甚恨恨也圖之後便當或可致春深惟
良自愛荷天百休

與陸侍郎論捕賊事宜狀

右允明在京時南方賊勢正狂屢聞截奪行旅燒刼居
民既而病中聞官軍累累奏捷又見䚡到賊首從者不
一適病間治行又見陳兵備捷報至雖塗路中仰戴國
家之福尤未嘗不復羨執事制勝之畧竊慼且賀也自
入天津而南上下道陳公之績無間言行人亦果無虞

至平原聞朝廷有叢寶之命逮東昌始見上水船說賊餘黨所謂八大王者在谷亭八里灣以至徐沛之間繼是大王之報日夕閧于途喤喤不休及濟益甚僕舟次警備逡巡而行數日始定每扣之土人乃頗得賊情一二大槪龎靡初無智謀所欲只是錢米婦女二者每到一地遇人稍警爽者輒收挾之或號于市好漢從我問得二者所在乃旋行寇最是一等亡賴窮漢爲之鄉道某甲饒銀某乙積粟某丙有美少女燒刼姦殺唯言是

聽因即引去至其家亡賴爲之迫促有如駔儈賊乃觧
甲飼馬恣飽酗肆汚虐方其時羣狗鼠昏嚙撓亂雖有
餘黨散在坊巷動輒困睡久始起立方且搬運財物焚
蕩屋舍而行其時若有智勇者乘其散亂從而掩之直
從醉夢中擒縛之如執羊豕但民家倖免又無官司夙
爲團結豫備不敢決行及官軍臨之彼反已備拒矣舍
此而去亡賴輒隨之如前作過一二處往往分與金帛
令還或後再經前地復名用事今有因而致富者鄉里

敢怒不敢逐也以此前日賊有經行地方徑過不留者以無土人鄉道其心疑慮故也則此輩其可不究懲乎又最難成功者一事曰官軍賞罰欠嚴其初官司只以賊盜論賞然彼雖非干紀犯分之比而此之禦敵動以傷死為期其至一也今使有功者薄賞効死者無䘏則誰其肯前哉聞有所謂劉千户者出謀致力極勤遂至以身徇之罹賊慘害百姓皆謂朝廷立有褒䘏之恩爭欲奮而効之已而寂寂至於其妻走闕下陳列一再往

返而竟不白緣是二者而言則事勢大较亦可見矣今
兹之計莫若榜諭各處賊可延及地方人民凡遇賊至
但須隨機悉力互相防備守護不得恃猾乘勢為賊鄉
道指示去處以覬倖免仍行有司訪名先被賊害之家
密諭如有審知前日鄉道之人即令仍居鄉里者許令
執縛赴部覈實論以强盗得財不分首從之法抵刑梟
首本地以警後來仍復多設偵邏訪賊所在速報領兵
官將所部官軍易裝散行潛至其地投聚當處廵守官

將部署伺賊奸歛昏懵衆未嘯集之時往與被害之家通知上前擒勦庶易為力其官軍果能生擒斬首功績明白者不為常例重其陞賞前有實功未白者追加陞賞邱錄有虛偽冒功者量為懲治大抵捕盜之舉官少軍多軍人此功固未容有授官之烈況其素志得財勝於得官必須定立等格加倍賞與錢物則其氣自倍矣或被害之家有願跟隨官軍復仇殺賊者聽又已經被賊奪去婦女者或恐陰與賊連安已戕衆亦當體訪處

置凡此數端皆近於事勢而不戾於師律者也自昨天
津青城二大捷後渠魁俘獻官軍氣振只今賊黨被逐
望風犇散大非前比誠恐逋孽冥頑自新路絶尚用故
計匿聚有在又況寇有大小而其為情頗同如川漢湖
南江右諸盜所以處之固别有方至若懲鄉道嚴賞罰
二者實惟用師之綱料不多異或可因此以治彼也今
聖政剛明閤下抱文武才德助奠廟宁如良在中如仲
淹在外小醜不足平已然芻蕘之詢政此日事不肖頻

黜有司袖手而退方當隱伏故里以贍太平然欽公之望而辱公之遇頗與他殊故輒因耳目所獲列狀以上幸不以出位為譴而并廢其言則他能言者當繼出矣謹狀右狀上少司馬大人先生執事七月二日

復某達官勸會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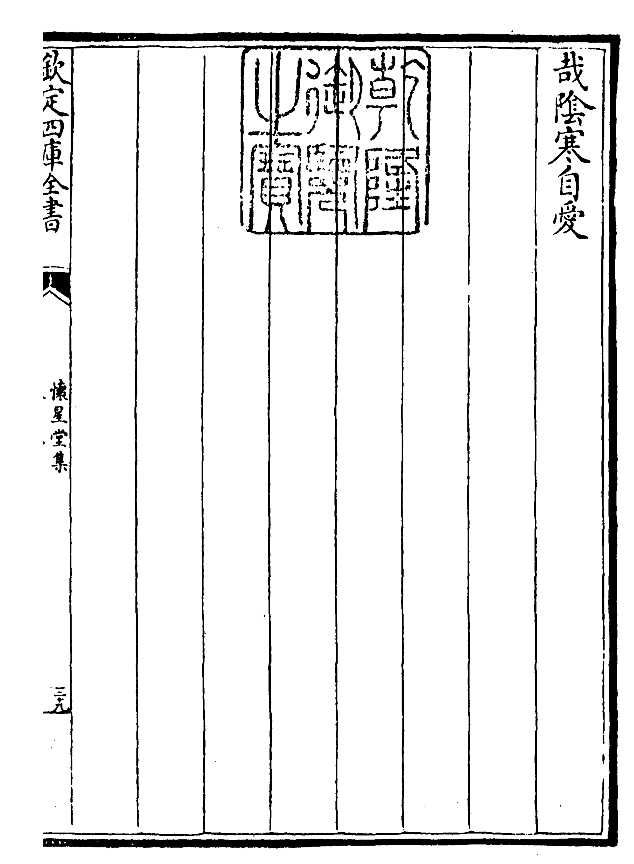
輿從下賁不獲攀侍娓罪娓罪寵喻賤子北上之計深領長者委曲愛厚之意何以為酬一味銘鏤而已葢此事在賤子固不肖不足為鄭重然亦係人之出處似亦

是一大事幸容其人少行已志可也若稍以恬退為辭便係迂誕不情所以不敢僭妄云云深望公以德愛人矜恕之草畧各陳復統在度内

復徐生

遠辱專使導諭勤渠領感領感北上之期固自未决亦自有說話其行其止未能語生嗟乎生人生相知貴相知心心非可數百里傳遞者是故竟未能細細答述如來教所云也其他所示尤是難說嗟乎生奈何哉奈何

哉陰寒自愛



懷星堂集卷十二